

# 力量、节奏与道：杜威形式理论及其道家互阐

陈 扬

(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福建厦门 361005)

[摘要]作为实用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杜威的研究横跨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等领域,对美国乃至全世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文章立足杜威《作为经验的艺术》第七章中对形式的本体论重构,指出形式并非外在的审美框架,而是经验内部力量为达成圆满而进行的自我组织。通过对“抵抗”“节奏”等核心概念的解构,论证了环境抵抗作为能量塑形之必要条件的深刻意涵。在跨时空对话维度下,本文试图挖掘杜威的自然史视野与道家道法自然观之间的深刻契合——节奏是审美世界建构的驱动力。杜威对生命律动与经验连续性的强调,与道家美学中“气韵生动”的生成逻辑具有内在通约性;而其“斗争中的适应”则可与“无为而治”的机能主义解释相补充。最后,文章将形式生成论引向当代语境,探讨在经验碎片化的时代背景下,如何通过由技入道的创造性智慧重构当下审美的生活形式。

[关键词]杜威;形式的自然史;节奏;道家美学

[作者简介]陈扬(2003—),女,浙江杭州人,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文艺硕士,研究方向:西方美学、文学理论。

[DOI] <https://doi.org/10.62662/ysxk0202003>

[中图分类号]B712.51

[本刊网址] [www.oacj.net](http://www.oacj.net)

[投稿邮箱] [ysxk2025@163.com](mailto:ysxk2025@163.com)

对约翰·杜威而言,艺术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艺术不仅能够拓展人的经验世界,也能够塑造公共生活的形态。艺术还为理性而充实的生活方式提供指引。杜威因此赋予艺术形式以深厚的内涵,并为其确立重要的社会功能。在他的理论视野中,艺术呈现出一种可能性。艺术使人的生活在于圆融的经验与善的理想之中获得照亮。杜威在这一框架内重新理解艺术形式及其意义。他强调艺术形式所承载的经验价值。他也突出形式与生活之间的内在关联。杜威拒绝欧陆哲学中关于形式的神秘直觉式把握。他同样反对脱离现实的抽象思辨。他继承并发展了美洲思想重视实践与现实生活的传统。杜威指出,艺术形式之中既包含自然的物质与能量,也包含人类精神与文化的塑造力量。艺术因此成为自然与人文交汇的场域。可以说,杜威的研究大大丰富了人对于自身生活和行为的理解,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具有创造性,但又有所批判的人类生活远景。在杜威所创作的作品中,《作为经验的艺术》是唯一一部有关艺术和美学的专著。

## 一、形式的自然史

杜威在《作为经验的艺术》的第七章中,重点讨论了何为形式的问题。他力图突破惯常将形式的

存在固化在称为“艺术作品”的对象之中,他认为形式是每一个“真正的经验”……因此,形式可以被定义为:那些力量的运作——它们将一个事件、对象、场景或情境的经验推向其自身完整的实现。一定意义上说,杜威通过将形式溯源至自然界的节律与生命冲动,解构了艺术与自然的本体论鸿沟,还赋予了形式以生存论的深度。形式不再是艺术品的专利,而是任何具有完整性、节奏感与生长性的真正的经验的根本特征。

### (一)作为“力量组织”的形式观

杜威在“形式的自然史”中对形式的重构,标志着美学从先验的形式主义向机能主义自然观的范式转换。其核心意义在于将形式从静态的几何构图或外在的艺术框架,转化为一种驱动经验走向圆满的力量的运作。解构传统的形式观,是杜威重新认识形式的第一步。杜威不是把形式看作一种外在的形状或结构,而是看作一种经验内部的动态力量组织。换言之,形式不是作品的外壳,而是经验如何自我组织以达到圆满的过程。一次“真正的经验”之所以成为“经验”,就在于其中的各种力量被组织成一个完整的整体,达成内在的满足与完结。在实现圆满的过程中,必定会产生复杂的关系,因

而形式也需由关系来加以定义。

### (二)节奏:自然律动与艺术组织的同构

当人们追问“深植于世界自身的艺术形式,其形式性条件究竟为何”时,杜威提出了清晰的分辨。杜威指出,这一问题实际上只存在两种可能的解释路径。第一种路径认为,艺术是自然事物内在趋向的延展。理智通过选择与组织,使这种趋向获得持续的发展。第二种路径则主张,艺术源于人类内心某种封闭的源泉。艺术因此成为附加在自然之上的一种异质存在。杜威明确拒绝后一种理解。杜威强调,自然及其物质形态与能量结构构成艺术形式生成的客观前提。艺术并非悬置在自然之外。艺术形式扎根于自然过程之中。自然的力量为形式提供现实的基础。在这一论证中,杜威特别突出节奏的地位。节奏因此成为艺术形式的首要形式性特征。杜威选择的是强调自然及其物性与能量是形成艺术形式的客观条件。具体来说,形式是扎根于自然之中的,而节奏是艺术形式之形式性条件的首要特征。节奏并非仅是音乐或诗歌中的形式修辞,而是植根于生命有机体与环境互动深处的本体范式。杜威将节奏的起源追溯至宏大的自然节律——昼夜交替、季节循环、生死轮回以及动物繁殖等。节奏可堪为环境世界的第一个特征,这种普遍存在的自然设计在诗歌、绘画与建筑诞生之前,便已通过周而复始的秩序渗透进人类的原始感知。换言之,自然变化的秩序再造和知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故而艺术和科学在诞生之初并不存在区别。节奏本质上是有序变化的变奏,它否定了机械式的、死板的重复,转而强调一种功能性的重现。每一个节奏点既是对过去的总结与保存,又是向未来可能性的积聚与推进。这种自然律动的积淀,使人类不仅是节奏的感知者,更是参与者。从农耕文明对天文历法的顺应,到工业时代对机械速率的重塑,人类通过将自然的脉动引入其观察与意象,实现了从“自然节律”向“审美节奏”的转变。节奏的本体地位不仅存在于时间艺术中,更横跨空间艺术,构成了艺术本质的普适底色。杜威通过对动物生命资源的追溯——如巨蛇的爬行、麋鹿的奔跃——证明了审美体验的根源在于感性与运动间的绝对连续性,即一种与自然宏大节奏的共振。对于绘画或建筑而言,节奏表现为空间比例与光影分布差异。若缺乏这种动态的韵律,大教堂的立面或绘画的构图将仅是堆砌于质料之上的僵死装饰。因此,节奏在杜威视野下具有双重机能:它既是引导个体与环境互动的和谐机制,亦是抵抗经验碎片化的核心力量。

### (三)节奏:自然律动与艺术组织的同构

杜威在第七章中尝试建构了新的审美理论。首先是相互作用理论。“艺术的生产性不止在于艺术家,也不止在于作品,也不止在于观众,也不止在于艺术家和观众……有机体与环境的互动,审美活动永远不是单个的有机体在和环境的某一个方面互动。”在约翰·杜威看来,一个经验只有同时包含艺术中的“做”与审美中的“受”,才能成为真正圆满的表现形态。经验并非单向的活动。经验体现为行动与感受的相互贯通。当“做”与“受”达到内在的和谐时,经验才呈现出完整的结构。经典艺术之所以能够跨越时代而延续生命,在于作品能够进入不同个体的经验结构。作品也能够进入不同文化的语境。作品在新的情境中生成新的意义。杜威的这一判断具有前瞻性。他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接受美学兴起之前,就指出艺术形式在创造者与欣赏者的经验关系中生成与发展。艺术作品必须深入到欣赏性的知觉活动之中。审美接受构成作品完整性的必要环节。杜威的理论因此为“多样性中的统一”这一命题提供了动力学的解释框架。杜威语境下的统一性是指,审美、认知、意志纠缠在一起,无法区分出来,所以它是多样性中的统一。

### 二、杜威与道家美学的跨文化对话

杜威在“形式的自然史”中深入探讨了何为节奏。他将节奏定义为存在的基本模式,认为其贯穿于所有变化中的秩序实现,并将其视为生命与自然的本质属性。人类不仅受自然节奏影响,亦参与自然节奏之演变——从日出日落到昼夜节律。通过对这些流动性现象的梳理,杜威初步构建了人类与环境互动的谱系。最初,人们感知自然节奏后成为农耕者,将这些周期性律动与自身需求及社群生活相联结;随后,当人类引入新型经济模式时,便创造出新的节奏,开辟出与环境互动的新途径。换言之,人类对自然节奏的深度参与促使他们将节奏引入。节律并非重建艺术与生命的连续性,而是揭示这种分离如何被影响与强加。艺术与自然本无界限,此类划分实属约定俗成的人为区分。杜威还通过节律理论阐释了创造过程:它不仅是达成艺术作品的阶段或媒介,更是引导我们与环境互动的和谐机制。无独有偶,杜威与道家均认为,人类受自然韵律影响并参与其中,现实是不断变化的平衡。道家的“气”与杜威的节奏概念,两者虽存在差异,却展现出了启发性的相似,为审视创造过程提供了新的理解路径。

#### (一)作为源头的自然

杜威对传统西方美学将艺术长期置于日常生

活对立面的主张发起了挑战。他拒绝将审美经验从自然界和日常发展中割裂开来,转而提出一种从原始自然和生命机体出发的新路径。杜威在撰写《作为经验的艺术》时,“经验”一词已演变为自然界中的过程。杜威旨在理解人类行动的自然世界中审美体验的追求。因此他在题为“活生生的生物”的第一章中,就将美学置于生命中的基础地位——这种生命“在环境中持续存在,不仅因环境而存在,更通过与环境的互动而存在”。

杜威的这种美学思想,与道家思想在创作源头上展现出深刻的共鸣。两者皆将自然视为一种永恒演进、由能量构成的动态平衡体,而非静止的客观对象;人类受自然韵律影响并参与其中。在杜威看来,现实的本质是机体与环境之间持续不断的、有节奏的互动,而道家认为“气”是构成物理世界的根本物质,世界并非由孤立的实体组成,而是处于无休止交互中的力量游戏。在确认了自然作为动态能量场的本质后,杜威与道家进一步指出,创作过程的启动源于人类以一种特定的审美态度深度参与这种生命节律。两者都强调审美并非源于人为的割裂或抽象的思维,而是源于生命对环境的深层适应。杜威认为,当个体与世界的节奏性互动被自觉地体验为一个通向有机完整性的发展过程时,真正的审美经验便产生了。这种参与要求一种全神贯注的审美态度,即在生命力最旺盛、最集中于环境交互时去感知世界。与之相似,道家艺术传统要求艺术家秉持捕捉万物的神韵而非外貌的专注态度,其美学的核心要义之一就在于生命能量。中国画也从未与自然割裂对立,艺术家的目标始终是通过自然韵律捕捉生命律动。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思想认为“气”是一种赋予万物形态以生机的生命力。作为构成整个物理世界的根本物质,世间万物皆是“气”这种原始能量的形态,而中国画正是通过韵律传达这种振动本质。综上所述,探讨自然变化的观照如何延伸至人类内在的变迁,如情感、思绪、心境等,是杜威和道家美学的共同话题。

### (二) 节奏和气韵

在杜威的本体论视野中,节奏被定义为一种存在的普遍图式,它潜在于所有在变化中实现秩序的过程之中。人类可以通过意识到自然的节奏,并将这种节律引入其生产与创造活动中,从而消解了艺术与自然的常规界限。节奏在此不再仅仅是音乐或绘画的技术指标,而是有机生命为了维持平衡、实现自我完善而进行的能量组织。这种对于动态存在图式的认知,在道家美学的“气”与“气韵”中找到了遥远的东方回响。道家认为,物理世界并非由

静止的物质构成,而是由“气”的基础物质所充盈和驱动的生命力场。万物皆是这种原始能量的形式转换,现实则是一场在永恒变化中不断寻求平衡的力的游戏。在道家艺术传统中,绘画的首要目的并非描摹外在形貌,而是捕捉并传达这种驱动万物的生命流动,即所谓“气韵生动”。石涛的“一笔成趣之说”便深深扎根于此。据石涛所言,存在一种原始的、包罗万象的创造性艺术——指涉宇宙创造的本源。秉持着绘画应随心而动的信念,创作者通过追随内心而非拘泥传统技法而发现了它。若不能完全融入意境,未能将秀美山川、秀丽人物的细节,飞禽走兽、草木树木的特征,以及亭台楼阁的构造尽数呈现,便无法领悟包罗万象的创作绘画之大要。正如杜威认为节奏标记了人类与环境的互动,道家美学中的“阴阳”亦是景观中不可见的生命底色,它们通过笔触的张力将画面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两者在本体论层面达成了高度一致:现实的底色并非凝固的实体,而是由能量脉动与节奏秩序交织而成的流变过程,艺术的合法性正源于它对这种宇宙生命节律的忠实参与。

### (三) 自觉活动与无为的辩证法

根据杜威的哲学观,生命要求能量与专注,也需要脉动或刺激;生命是一个永无止境的互动与交换过程,人类通过这个过程动态地参与自然节奏,并在觉知中创造新的节奏。尽管杜威将审美反应的起点置于艺术家持续的环境中,但他的确将创造性过程的发展聚焦于艺术家创造的新节奏,即艺术家的自觉活动。相较于杜威对创造新节奏的强调,道家美学则开辟了另一条通往生命节律的路径,即在无为的哲学姿态中聆听并捕捉宇宙既存的深层韵律。道家认为,自然界的每一道线条、每一处起伏皆充盈着生命力气,艺术家的使命并非干预或创造,而是通过凝神听寂去捕捉这种生命韵律。拉西奥内罗曾以盘云团园景诠释道家理念:“漫步盘云团园者,皆知此自然韵律……其骤变令人屏息止时;岩间海寂,果落虫鸣”,其所论正是道家美学对无为中寻求真谛的重视。

虽然无为字面意为不作为,但其实际上确有少为、不强求、不刻意之意。道家画家追求空寂,以成为自然韵律的明镜。唯有放下欲望,与原始虚空同体,感知韵律与变化法则,方能描绘这种循环。画家必须展现万物转化的宏大法则、造物主永恒的活动、阴阳的生机之气。道家美学通过“龙脉”概念阐释此理——这些贯穿山川的脉络如同现实中的能量线。在所有传统中国艺术中都能够发现这些无形的纽带,它们以生命力维系着画作的整体性。

因此“龙脉”既指笔触与线条构成的美学关联,亦是山水画家构建画面结构的核心表达方式。笔触既精准又含蓄:纤细线条中蕴含生命能量,墨色晕染间呈现动静交融。中国画家绝不拘泥细节,他们倾向于将复杂的自然景色简化,仅仅向观者展现山河的概略轮廓。正如范·米特·艾姆斯所言,生命在当下的体验中最为自然,可自由呈现各种形态。我们的生命是持续的过程,所生存的环境也在不断变化,每件艺术作品或审美实践都意味着能量的暂时组织。因此,尽管两种理论都强调生命韵律与能量:它们不仅共享其基础——即日常经验作为创造过程的起点——更共享其美学态度。这种态度不局限于任何片面或专业化的视角,而是重新发掘事物本真的价值与意义,对生命自发的自由性的强调。但它们在实践路径上构成了鲜明的辩证:一者侧重于主体的自觉重构,一者归宗于虚静中的存在映射,共同在动与静、作与无为之间,划定了人类应对宇宙节律的美学疆界。

### 三、结语

综上所述,文章围绕杜威《作为经验的艺术》第七章所展开的“形式的自然史”问题,系统梳理了杜威对形式概念的本体论重构:形式并非附着于艺术品之上的外在样式,而是经验内部诸种力量在抵抗、张力与节奏之中趋向圆满的动态组织。通过对力量组织、抵抗、节奏等核心范畴的阐释,审美形式的生成的根本源泉也得到了揭示——审美形式根植于有机体与环境互动的自然律动之中,其完成性

既体现为能量的阶段性平衡,又内含新颖性的开放契机。除此之外,杜威所建构的形式观与道家关于“气”“气韵生动”的生成逻辑之间存在深层通约性。无论是节奏作为存在的普遍图式,抑或“斗争中的适应”与“无为而治”的辩证关系,均指向一种以生命律动为底色的美学本体论。从这个层面上看,形式不再是抽象规范,而成为贯通自然、艺术与生活的生成机制;艺术也不再囿于高雅领域,而是在经验的连续性中复归其生活根基。

### 参考文献:

- [1]陈佳. 生命提升乃形式之意味:杜威艺术形式观探微[J]. 外国美学,2018(1):27-36.
- [2](美)约翰·杜威. 作为经验的艺术[M]. 孙斌,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 [3]高建平. 外国美学(第28辑)[M]. 南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8.
- [4](美)保罗·盖耶尔·康德[M]. 宫睿,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333.
- [5]湖北省美学学会. 美学与艺术研究(第11辑)[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23:70-81.
- [6]杨向荣,谭善明,李健. 西方美学与艺术[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
- [7]王宏印. 《画语录》注译与石涛画论研究[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
- [8]高源. 中国山水画艺术发展研究[M].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
- [9]张汝伦. 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20.

## Power, Rhythm, and the Tao: Dewey's Formal Theory and Its Taoist Mutual Elucidation

CHEN Ya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Abstract:** As one of the key figures in pragmatism, Dewey conducted research spanning philosophy, psychology, and education, exerting profound influence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This paper, grounded in Dewey's ontological reconstruction of form in Chapter 7 of *The Art as Experience*, argues that form is not an external aesthetic framework but rather the self-organization of internal experiential forces striving toward perfection. By deconstructing core concepts like “resistance” and “rhythm”, it demonstrates the profound significance of environmental resistance a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energy shaping. Within a cross-temporal dialogue framework,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eep resonance between Dewey's natural history perspective and the Daoist principle of following nature—where rhythm serves as the driving force in constructing the aesthetic world. Dewey's emphasis on the rhythmic pulse of life and the continuity of experience shares intrinsic common ground with the generative logic of “vital energy and spirit” in Daoist aesthetics. His concept of “adaptation in struggle” complements the functionalist interpretation of “governing through non-action”. Finally, the paper extends the theory of form generation to the contemporary context, exploring how,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fragmented experience, the creative wisdom of “transcending technique to reach the Dao” can reconstruct the aesthetic forms of contemporary life.

**Key words:** John Dewey; The Natural History of Form; rhythm; Taoist aesthetics